

集論史清

莊吉發著



文哲史學集成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清 史 論 集

(三)

莊 吉 發 著

文 史 哲 學 集 成
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清史論集 / 莊吉發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：

文史哲，民 86 -

冊；公分. -- (文史哲學集成 ; 388-)

含參考書目

ISBN 957-549-110-6(平裝). --

ISBN 957-549-111-4(第二冊 : 平裝). -- ISBN
957-549-166-1(第三冊 : 平裝). --

1. 中國 - 歷史 - 清 (1644-1912) - 論文，講
詞等

627.007

86015915

文史哲學集成 ㊂

清 史 論 集 (三)

著 者：莊 吉 發

出版者：文 史 哲 出 版 社
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

發行人：彭 正 雄

發行所：文 史 哲 出 版 社

印刷者：文 史 哲 出 版 社

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

郵政劃撥帳號：一六一八〇一七五

電話 886-2-23511028 · 傳真 886-2-23965656

實價新臺幣三二〇元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月 初 版

版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

ISBN 957-549-166-1

清史論集

出版說明

我國歷代以來，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，各民族的社會、經濟及文化等方面，雖然存在著多樣性及差異性的特徵，但各兄弟民族對我國歷史文化的締造，都有直接或間接的貢獻。滿族以邊疆部族入主中原，建立清朝，一方面接受儒家傳統的政治理念，一方面又具有滿族特有的統治方式，在多民族統一國家發展過程中有其重要地位。在清朝長期的統治下，邊疆與內地逐漸打成一片，文治武功之盛，不僅堪與漢唐相比，同時在我國傳統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亦處於承先啟後的發展階段。蕭一山先生著《清代通史》敘例中已指出原書所述，為清代社會的變遷，而非愛新一朝的興亡。換言之，所述為清國史，亦即清代的中國史，而非清室史。同書導言分析清朝享國長久的原因時，歸納為二方面：一方面是君主多賢明；一方面是政策獲成功。《清史稿》十二朝本紀論贊，尤多溢美之辭。清朝政權被推翻以後，政治上的禁忌，雖然已經解除，但是反滿的情緒，仍然十分高昂，應否為清人修史，成為爭論的焦點。清朝政府的功過及是非論斷，人言嘖嘖。然而一朝掌故，文獻足徵，可為後世殷鑒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不可從闕，亦即孔子作《春秋》之意。孟森先生著《清代史》指出，「近日淺學之士，承革命時期之態度，對清或作仇敵之詞，既認為仇敵，即無代為修史之任務。若已認為應代修史，即認為現代所繼承之前代。尊重現代，必並不厭薄於所繼承之前

代，而後覺承統之有自。清一代武功文治、幅員人材，皆有可觀。明初代元，以胡俗爲厭，天下既定，即表章元世祖之治，惜其子孫不能遵守。後代於前代，評量政治之得失以爲法戒，乃所以爲史學。革命時之鼓煽種族以作敵愾之氣，乃軍旅之事，非學問之事也。故史學上之清史，自當占中國累朝史中較盛之一朝，不應故爲貶抑，自失學者態度。」錢穆先生著《國史大綱》亦稱，我國爲世界上歷史體裁最完備的國家，悠久、無間斷、詳密，就是我國歷史的三大特點。我國歷史所包地域最廣大，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。因此，益形成其繁富。有清一代，能統一國土，能治理人民，能行使政權，能綿歷年歲，其文治武功，幅員人材，既有可觀，清代歷史確實有其地位，貶抑清代史，無異自形縮短中國歷史。《清史稿》的既修而復禁，反映清代史是非論定的紛歧。

歷史學並非單純史料的堆砌，也不僅是史事的整理。史學研究者和檔案工作者，都應當儘可能重視理論研究，但不能以論代史，無視原始檔案資料的存在，不尊重客觀的歷史事實。治古史之難，難於在會通，主要原因就是由於文獻不足；治清史之難，難於在審辨，主要原因就是由於史料氾濫。有清一代，史料浩如烟海，私家收藏，固不待論，即官方歷史檔案，可謂汗牛充棟。近人討論纂修清代史，曾鑒於清史範圍既廣，其材料尤夥，若用紀、志、表、傳舊體裁，則卷帙必多，重見牴牾之病，勢必難免，而事蹟反不能備載，於是主張採用通史體裁，以期達到文省事增之目的。但是一方面由於海峽兩岸現藏清代滿漢文檔案資料，數量龐大，整理公佈，尚需時日；一方面由於清史專題研究，在質量上仍不夠深入。因此，纂修大型清代通史的條件，還不十分具備。近年以來，因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，所發表的論文，多涉及清代的歷史人物、文獻檔案、滿洲語文、宗教信仰、族群關係、

人口流動、地方吏治等範圍，俱屬專題研究，曾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選出其中十六篇，彙集成書，題為《清史論集》，分為兩集。茲復另選論文十篇，彙為第三集。雖然只是清史的片羽鱗爪，缺乏系統，不能成一家之言。然而每篇都充分利用原始資料，尊重客觀的歷史事實，認真撰寫，不作空論。所愧的是學養不足，研究仍不夠深入，錯謬疏漏，在所難免，尚祈讀者不吝教正。

一九九八年十月 莊吉發

清史論集

(三)

目 次

出版說明.....	1
從朝鮮史籍的記載探討清初滿洲文書的繙譯.....	1
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《大藏經》滿文譯本研究.....	27
薩滿信仰與滿族家譜研究.....	97
清代紅幫源流考.....	115
清世宗拘禁十四阿哥胤禩的經過.....	139
清高宗禁燬錢謙益著述考.....	175
清高宗乾隆時代的鄉試.....	199
越南國王阮福映遣使入貢清廷考.....	235
邵友濂與臺灣經營.....	261
清代閩粵地區的人口流動與秘密會黨的發展.....	275

從朝鮮史籍的記載探討 清初滿洲文書的繙譯

一、前 言

滿族先世，出自建州女真，有其長期發展的歷史文化。蒙古滅金後，女真遺族散居於混同江流域，開元城以北，東濱海，西接兀良哈，南鄰朝鮮。在明朝設置建州三衛以前，建州女真與朝鮮的關係，已極密切。彼此交換生活物資，並耕而食，互通婚姻。

明代以後，滿族的經濟與文化，開始迅速發展，但在滿族居住的地區，仍然沒有自己的文字，其文移往來，主要是使用蒙古文字及漢字，說女真語的滿族書寫蒙古字或漢字，未習蒙古語或漢語的滿族，就無從知曉其字義，這種現象實無法適應新興滿族共同的需要。

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（1599），清太祖努爾哈齊命巴克什額爾德尼、扎爾固齊噶蓋將蒙古字母改編為滿文。額爾德尼等人即以蒙古字母為基礎，結合女真語音，聯綴成句，而創製了滿洲文字。這種由蒙古文字脫胎而來的初期滿文，即所謂老滿文，又稱為無圈點的滿文。但因蒙古和女真語音有差別，老滿文並不能充分表達女真語言。天聰六年（1632）三月，清太宗命巴克什達海將老滿文在字旁加上圈點，使音義分明，同時增添一些新字母，使滿文的語音及形體更臻完善，將原來雷同的語音，很清晰的加以區分。達海奉命改進的滿文，就是所謂新滿文，亦即加圈點的滿文。

萬曆四十四年，朝鮮光海君八年（1616），努爾哈齊建國號金，建元天命。天命十一年（1626），努爾哈齊崩殂，清太宗皇太極嗣統，改明年為天聰元年（1627）。天聰十年（1636）五月，改國號為大清，改元崇德。努爾哈齊創製滿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文移往來及記注政事的需要，現存《滿文老檔》從萬曆三十五年（1607）三月已開始記事。滿洲入關前，滿洲與朝鮮，交涉頻繁，文書往來，從未間斷，《滿文原檔》所錄國書頗多，俱為探討早期滿鮮關係的重要文書。惟因朝鮮與滿洲，彼此文字不同，滿洲致朝鮮國書如何譯成漢文？朝鮮致滿洲國書如何譯成滿文？其譯文，與原文有無出入？往來國書經過輾轉繙譯，其措辭對兩國交涉有何影響？都是值得探討的重要問題。

二、滿文書信的繙譯

清太祖努爾哈齊創製滿文記注政事以後，其對外行文，究竟是使用滿文，或先行譯出漢文，然後差遣使臣送出？根據中韓早期著述，並將漢文譯本與滿文原稿互相對照後，似可解答這個問題。據《燃藜室記述》記載說：「胡人文書，遼人董大海、劉海專掌，而短於文字。」^①《紫巖集》亦稱「阿斗、彥加里則只識蒙字，大海、劉海，華人之粗知文字者。」^②阿斗即阿敦的異音，是努爾哈齊的從弟，鑲黃旗固山額真。前引文中所稱“蒙字”，實即滿文，阿斗、彥加里專掌滿文的文書。董大海，又作大海，就是巴克什達海。劉海即劉興祚，達海、劉海都是遼東漢人，通曉滿漢文字，達海尤精通滿文。據《清史列傳》記載說：「達海，滿洲正藍旗人，世居覺爾察，以地為氏。祖博洛，於國初歸附，父艾密禪，官至散秩大臣，達海其第三子也。九歲讀書，能通滿漢文義。弱冠，太祖高皇帝召直文館，凡國家與明及蒙古、朝鮮

詞命，悉出其手。有詔旨應兼漢文音者，亦承命傳宣，悉當上意。旋奉命譯明會典及素書、三略。」^③達海將漢籍譯成滿文者，除《明會典》、《素書》、《三略》外，又譯《通鑑》、《六韜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三國志》、《大乘經》等書為滿文，未竣而卒。達海既兼通滿漢文義，其於明朝、朝鮮的文書，亦悉出其手，足以說明滿洲入關前，其對外行文，已經由滿洲內部達海等人譯出漢文，甚至以漢文撰寫。《皇明從信錄》記載天命三年（1618）四月十五日滿洲兵攻取撫順的經過。書中略謂：「奴兒哈赤佯令部夷赴撫順市，潛以勁兵踵襲，十五日凌晨，突執遊擊李永芳，城遂陷，因以漢字傳檄清河，脅併北關，巡撫都御史李維翰趨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。」^④努爾哈齊傳檄清河時，其檄文就是以漢字書寫。《光海君日記》記載滿洲文書文字時指出，「左副承旨朴鼎吉啓曰：即見備邊司以胡書咨文追送於李塨之行為啓，此事極為重大，愚臣過慮，不得不陳達，曾見胡書，語意兇悖，且引故事，似非胡中文字，無乃老賊中有計慮者，欲令中國致疑於我國，故作此書，以為間牒文構之計耶！」^⑤滿洲文書中所引故事，並非「胡中文字」。同書又記載：「備邊司因傳教啓曰：胡書中印跡，令解篆人申汝櫂及蒙學通事翻解，則篆樣番字，俱是『後金天命皇帝』七箇字，故奏文中亦具此意矣。今承聖教，更為商量，則不必如是翻解泛然，以不可解見之意，刪改宜當。」^⑥引文中所謂「番字」，實為滿文，蒙學通事可以繙解。易言之，印跡是篆體滿文共七個字，漢譯當作“天命金國汗之印”。至於來書內容，則用漢字書寫，故不必由蒙學通事繙解。由前引各條輔助證據，可以了解天命年間滿洲對外行文是使用漢字書寫，因此，朝鮮史籍未載滿文文書繙譯的問題。

蒙古文手稿

三、天命年間的往返文書

天命四年（1619），光海君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，清太祖努爾哈齊釋還期鮮降將鄭應等人，並遣使齋書同往朝鮮，《舊滿洲檔》所錄致朝鮮國書，是以老滿文書寫，影印如前⑦：

《清太祖武皇帝實錄》漢文本所載國書譯文如下：

先朝大金帝蒙古帝併三四國，總歸于一，雖如此亦未得悠久于世，吾亦知之。今動干戈，非吾愚昧，因大明欺凌無奈，故興此兵，吾自來若有意與大國結怨，穹蒼鑑之。今天之眷顧我者豈私我而薄大明耶！亦不過是者是，非者非，以直斷之，故祐我而罪大明。爾兵來助大明，吾料其非本心也，乃因爾國有倭難時，大明曾救之，故報答前情，不得不然耳。昔先金大定帝時有朝鮮官趙惟忠以四十餘城叛附。帝曰：吾征徽欽二帝時，爾朝鮮王不助宋，亦不助金，是中立國也，遂不納。由此觀之，吾二國原無仇隙，今陣擒爾官十員，特念爾王，故留之，繼此以往，結局惟在王矣。且天地間國不一也，豈有使大國獨存，令小國皆沒耶？吾意明朝大國必奉行天道，今違天背理，欺侮外國，橫逆極矣，王豈不知？又聞大明欲令子侄主吾二國，辱人太甚，今王之意以爲吾二國原無釁隙同仇大明耶？抑以爲既助大明不忍背之耶？願聞其詳。」⑧

前引國書譯文，與《舊滿洲檔》原文含義相近，可以看出《清太祖武皇帝實錄》所載國書是依據老滿文國書繙譯成漢文，譯文中「趙惟忠」，朝鮮史籍作「趙位龍」，「徽欽二帝」，老滿文國書作"joo hoisung joo cinsung han"，漢譯當作「趙徽宗趙欽宗帝」。《朝鮮輯要》所載金汗國書較簡略，《春坡堂日月錄》

所載較詳，其內容如下：

後金國汗（蓋可汗之汗耶）奉書于朝鮮國王，汗於南朝有七宗惱恨，因此痛傷不已，不過被王察院等復奪耶，我料南朝必不我養，故犯。昔大金大元併吞三吳，此樣之事，我皆詳知，作犯之事，不是我昏暗之致，乃有犯大國皇上之意，青天豈不鑑察，天何佑我，況我臉面豈大於南朝皇帝臉面乎？又曰：昔大金世宗時，朝鮮趙位寵以四十餘城投之，世宗卻之曰：我朝與宋徽欽相戰之時，朝鮮兩國都不相助也，是忠厚之國，是以卻之。今我亦念兩國自前和好之情，故將朝鮮將帥餘員活捉來此看看國王之情姑留之。然天下何樣之國獨存而盡滅小國之理乎？今國王或念我兩國自前無絲毫之怒，因修前好，同恨南朝，或脫我以助南朝，何必復棄之，故奉書以俟國王回音。天命三十六年月日。」^⑨

對照前引國書文字，可以看出其出入情形，例如「先朝大金帝蒙古帝併三四國，總歸于一」，《春坡堂日月錄》作「昔大金大元併吞三吳」；「今天之眷顧我者豈私我而薄大明耶！亦不過是者是，非者非，以直斷之，故祐我而罪大明。」《春坡堂日月錄》作「天何佑我，況我臉面豈大於南朝皇帝臉面乎？」文意頗有出入。老滿文國書內「大明欲令子侄主吾二國，辱人太甚。」《春坡堂日月錄》不載此句。同年四月二十一日，朝鮮派遣使臣一員，隨從十三人，齎遞國書前往滿洲。朝鮮史籍多載國書內容，惟詳略不同，例如《春坡堂日月錄》記載說：

遣平監軍官梁諫于虜中答書有曰，朝鮮國平安道觀察使朴燁奉書于建州衛大法足下，惟我兩國，俱是帝臣，同事天朝，二百餘年于茲，不圖近者，建州與天朝構釁，兵連禍

結，以致生民塗炭，四郊多壘，豈但鄰國之不幸，其在貴國亦非好事。天朝之於我國，猶父之於子也，父之有命，子敢不從乎？大義所在，不得不然。而事在既往，今不必言之。來書曰，以若犯大國，青天豈不鑑察，此心足以保有世業而永荷天休。自今以後，復懷好音，偕至大道，則天朝寵綏之典，不日誕降，兩國各守封疆，相修舊好，豈不美哉！」^⑪

《光海君日記》亦抄錄朝鮮國書全文，為便於比較，照錄於下：

洪惟兩國，境土相接，共惟帝臣，同事天朝者，二百年于茲，未嘗有一毫嫌怨之意矣！不圖近者，貴國與天朝構釁，兵連禍結，以致生民塗炭，四郊多壘，豈但鄰國之不幸，其在貴國，亦非好事也。天朝之於我國，猶父之於子也，父之有命，子敢不從乎？大義所在，固不得不然，而鄰好之情，亦豈無之。鄭應井為先出送，致款之義，亦可見於此也。來書有曰，以我心初來，若犯大國，皇帝之意，青天豈不鑑察，此心足以保有世業而永享天休者，豈不美哉！自今以後，偕之大道，則天朝寵綏之典，不日誕降，兩國各守對疆，相修舊好，實是兩國之福，此意轉告，幸甚！」

^⑪

朝鮮國書皮封外面右邊書寫「朝鮮國平安道觀察使書」字樣，左邊書寫「建州衛部下馬法開拆」字樣，裡面書寫「朝鮮國平安道觀察使朴燁奉書于建州衛馬法足下」字樣，末端年號及皮封後面年號，均蓋「平安監司」印信。比較前引國書內容，《光海君日記》所錄國書全文較詳細完整，尤其是關於送出鄭應井一節，《春坡堂日月錄》隻字未提。

天命四年（1619）四月二十七日，努爾哈齊差遣達海等人

迎接朝鮮使臣於中路。次日，入城。因朝鮮國書以漢字書寫，滿洲諸臣對漢文措辭不能盡解，達海等人即往朝鮮使臣寓所，要求將國書文意，逐一解釋。《柵中日錄》記載兩國官員討論朝鮮國書措辭問題頗詳，略謂：

阿斗、彥加里、大海、劉海等，請差官會于元帥所寓，出文書，展於元帥之前。阿斗曰：『請將此文書一一解釋以言之。』元帥謂大海等曰：『此文書何語不好？』（阿斗、彥加里則只識蒙字，大海、劉海，華人之粗知文字者）阿斗曰：『此文書何以平安觀察使答之乎？』答曰：『我國之規自來鄰國之好，必以近處監司主之，如日本通好，則慶尚監司主之，故今此和事，必平安監司主之矣。』阿斗曰：『我國後金號何以不書，而只稱建州乎？是不以鄰國待我也。』答曰：『我國之稱建州者，自前已熟，想必以此而稱之，以下文貴國二字看之，則其不以鄰國待之而然邪！』阿斗曰：『所謂馬法者，指汗乎？』答曰：『馬法者，指汗左右之人，以下文轉告二字看之可知。』阿斗曰：『四郊多壘者，以東西南北圍抱我國之謂乎？』答曰：『四郊多壘者，乃是古語，只言天朝四面防守之事耳，非圍抱貴國之謂也。』阿斗曰：『前日出送鄭應井而無致謝之語，又無求索將士之語何也？』答曰：『先爲出送四字，乃後日請盡出送之張本而鄰好等語顧非致謝之意乎？』阿斗曰：『此文書必是南朝之意而差送朝鮮之人也？』答曰：『豈有此理，前日貴國文書中若有先犯大國之心，青天豈不鑑察等語，故我國發此語也。』大海等愧謝曰：『小的粗知文字，不能解見矣。』^⑪

達海等人隨後即將朝鮮國書譯出滿文，並記錄歸檔，《舊滿洲檔》